

古今文綜

野居書贈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箸序錄之屬

第三冊

目錄

第一編 論箸類

第二章 論之作法

(甲) 敷陳

漢班彪王命論

魏李康運命論

梁劉峻辯命論

清楊繩武六朝論

(乙) 問答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丙) 整鍊

宋蘇洵心術

宋蘇洵諫論上

清王源戰論

清王源權論

清唐甄權實

清龔自珍平均篇

清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清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清龔自珍古史鈎沈論一

(丁) 清折

宋歐陽修縱囚論

宋蘇洵明論

宋蘇洵管仲論

宋蘇軾伊尹論

宋蘇軾賈誼論

清孔廣森元武宗論

(戊)翻騰

漢賈誼過秦論上

宋蘇洵六國論

宋蘇軾鼂錯論

明方孝孺豫讓論

明王世貞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明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

清管同蒯通論

清魯一同祭仲殺雍糾論

清魯一同蓋寬饒論

清趙銘夏論

清趙銘衛出公論

清皮錫瑞孔融薦禰衡論

(己)申前人之說

梁劉峻廣絕交論

宋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清梅曾亮韓非論

清魯一同舜論

清劉開荀卿論

(庚)駁前人之說

唐權德輿兩漢辨亡論

宋王安石周公論

清侯方域太子丹論

清侯方域王猛論

清梁份駁貞女論

清姜宸英續范增論

清姚鼐李斯論

清魯一同正統論

清魯一同范增論

清管同范增論上

清劉開賈誼論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箸序錄之屬

第二冊

杭縣張 相譔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一編 論箸類

第二章 論之作法

文之爲事。貴乎適變。是以赴節投袂。應絃遣聲。士衡所云。譬之歌舞。微夫微夫。輪扁有不能言者。夫大抵當機以應者。工設鵠以射者。拙通詮衆論。約爲七類。彌綸羣言。此其庶幾。

(甲)敷陳

自漢以還。論主質幹。自唐以還。論主波瀾。近世作者。大抵效法三

蘇。浩乎沛然。取其氣盛。而閑雅平徹之風。稍稍衰矣。論者倫也。義取倫理。無爽馳驟橫決。良乖古誼。班叔皮之論王命。李蕭遠之論運命。如雲在空。網緼變化。劉氏

楊氏之作。排比衆說。祥金在冶。所謂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者也。凡四首。

漢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

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鸛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

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魏李康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

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瞻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闇闇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

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

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閒。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躑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闔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

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汝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紆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瓊璫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梁劉峻辯命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鶚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譏譏。謹昨。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

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鼯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璫璫弟璫並一時之秀士也璫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璫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徵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